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大寶積經

(一百二十卷：第 96 卷至第 100 卷)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汇编说明

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亲聆圣音，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无量。能遍阅佛经或三藏，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直至成佛永为道种，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佛說長阿含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 冊 No.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的《佛說長阿含經》（22 卷）为底本。本汇编只有一册。

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简称，成立于 1998 年，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

大众阅藏网，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人人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让阅藏流行起来！

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大众阅藏”邮箱：

yuezang@vip.163.com。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大众阅藏網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净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 (一) 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 (二) 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 (三) 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起诵仪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熟.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 (三称)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六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 詔譯

勤授長者會第二十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得上調伏，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棄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心得自在，最上應供，眾所知識。唯有阿難，猶在學地。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阿濕波、舍利弗、大目乾連、摩訶劫賓那、摩訶拘繩羅、摩訶梵頗、羅睺羅、難陀，如是等而為上首。復有菩薩摩訶薩五百人俱，皆得三昧及陀羅尼。

爾時舍衛大城有一長者名勇猛授，富有財寶倉庫盈溢，金銀琉璃、車璩馬瑙、珊瑚虎珀、摩尼真珠、象馬牛羊、奴婢僕使商估等類，一切眾多。時勇猛授與五百長者遊讌聚會，作是議言：「諸仁者！佛出世難，人身難得，時亦難遇，於佛法中以信出家是事亦難，成比丘性亦復甚難，如法修行是亦為難，知恩報恩少恩不忘是人難得，能於佛法生信樂心是人難得，信樂成就是事復難，莊嚴佛法是事亦難，解脫生死倍復為難。我等為於聲聞辟支佛乘而求滅度，為當發趣最上佛乘。」咸復唱言：「我等寧於無上佛道而趣涅槃。」作是議已，前後圍遶出舍衛城向祇陀林，詣如來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告長者言：「汝等何緣今來我所？」

時勇猛授與五百長者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等諸人同時集會作是議言：『佛世難遇，人身難得，乃至解脫生死倍復為難。我等為於聲聞辟支佛乘而求滅度，為當發趣最上佛乘。』咸作是言：『我等寧於無上佛道而趣涅槃。』由此議故，今詣如來、應、正等覺。世尊！菩薩摩訶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云何學？應云何住？云何

修行？」

佛言：「善哉善哉！汝等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來詣我所。應當諦聽，善思念之。如諸菩薩應學、應住、應所修行，當為汝說。」時諸長者受教而聽。

佛告長者：「菩薩摩訶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志樂者，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應廣修行，應勤熏習。是故菩薩於身命財及以妻子、倉庫舍宅、飲食衣服、車乘臥具、花鬘塗香、一切樂具，應無所著。何以故？以諸眾生執著於身而生惡業，由惡業故墮地獄中。若於眾生起大悲心，於身命財則不執著，便生善趣。是故菩薩摩訶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志樂者，於諸眾生起慈悲已，應修大捨而不求報，不求報者應住戒律，三戒清淨應具忍辱，能忍諸惡應起精進不惜身命，應修一心安住禪定，應修智慧善巧方便，應於我人眾生壽命皆悉捨離。為眾生故，應行布施護持淨戒。為眾生故，應修忍辱發起精進。為眾生故，應入禪定修習智慧善巧方便。」

時諸長者復白佛言：「世尊！我等於身及彼妻子一切財寶資生之具，心常愛惜。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觀察，於身命財能無貪惜？」

爾時世尊告長者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勝志樂者，應觀此身無量過患，微塵積集生住異滅，念念遷流九漏瘡門，猶如毒蛇所住窟穴，其中無主如空聚落，畢竟破壞如坏瓦瓶，惡露盈溢猶如穢器，受諸不淨猶如圊廁，不可觸動猶如惡瘡，貪美為患如雜毒食，不識恩德如未生怨，欺誤於人如惡知識，癡愛為害如友獮猴，斷智慧命猶如殺者，奪諸善法猶如劫賊，常求人便猶如怨讐，無有慈心猶如魁膾，難可承事如暴惡人，如箭著身觸之則痛，如朽腐舍常務修治，如老弱乘難可駁策，如毒蛇篋不可附近，如逆旅館疲苦所集，如孤獨舍無所攝屬，如獄卒伺害，如王者憂國，如邊城警畏，如惡國多災，如破器難持，如祠火無厭，如陽焰虛誑，如幻化惑人，如析芭蕉中無堅實，如水聚沫不可執持，如水上泡速起速滅，如河岸樹臨危動搖，如駛河流終歸死海。」

復告長者：「次觀此身前後因緣，初從欲愛和合而生，為長養故咽於搏食，至於生藏痰陰消之。次至黃藏將欲熟時，則變為酢。次至風藏風分汁滓，各別流行成大小便，汁變為血、血變為肉，肉處生脂、脂處為骨、骨中生髓，

如是身緣前後不淨。若諸菩薩作是觀時，復應思惟，如此身者三百六十骨聚所成，如朽壞舍。諸節支持，以四細脈周匝彌布，五百分肉猶若泥塗，六脈相繫、五百筋纏、七百細脈以為編絡，十六龐脈鉤帶相連，有二肉繩長三尋半於內纏結，十六腸胃繞生熟藏，二十五氣脈猶如窓隙，一百七關穴如破碎器，八萬毛孔如亂草覆，五根七竅不淨盈滿，七重皮裹六味長養，猶如祠火吞受無厭。如是之身，一切臭穢自性潰爛，誰當於此愛重嬌慢？唯應觀察，如借他器、猶車運載、但為養育，至菩提故。」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是身眾穢器，猶如貯糞瓶，凡夫無智慧，恃色生嬌慢。鼻中湧恒流，口氣常臭穢，眼眵蟲遍身，誰當生淨想？如人執持炭，磨瑩欲令白，假使至盡時，體色終無變。設欲淨其身，傾河以自洗，身盡莫能淨，其事亦如是。」

於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五百諸長者言：「若諸菩薩發勝志樂趣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觀此身四十四種。何等名為四十四種？一者此身可厭性無和合故，二者此身臭穢膿血常流故，三者是身不堅畢竟敗壞故，四者是身羸弱支節相持故，五者是身不淨穢惡流溢故，六者是身如幻誑惑凡愚故，七者是身瘡門九處常流故，八者是身火然欲火盛故，九者是身為火瞋火猛故，十者是身遍然癰火遍故，十一者是身盲冥貪瞋癰故，十二者是身墮網愛網覆故，十三者是身瘡聚瘡遍滿故，十四者是身不安四百四病故，十五者諸蟲住處八萬戶蟲故，十六者是身無常畢竟歸死故，十七者是身頑癰於法無知故，十八者猶如瓦器生住壞故，十九者是身逼迫多憂惱故，二十者無有救護必壞滅故，二十一者是身險惡誑難知故，二十二者如無底坑諸欲難滿故，二十三者如火受薪貪色無厭故，二十四者身無厭足貪受五欲故，二十五者如被捶打隨損害故，二十六者是身不定盛衰增減故，二十七者身隨心轉不正思惟故，二十八者身不知恩必棄塚間故，二十九者身為他食狐狸所噉故，三十者身如機關筋骨相持故，三十一者身不可觀膿血糞穢故，三十二者身不自由依飲食生故，三十三者身妄纏裹終敗壞故，三十四者身為惡友多逆害故，三十五者身為殺者自殘害故，三十六者身為苦器苦所逼故，三十七者身為苦聚五蘊生故，三十八者身為無主眾緣生故，三十九者是身無命離男女相故，四十者是身為空應觀蘊界處故，四十一者是身虛妄如夢中故，四十二者是身不實如幻

化故，四十三者身為幻惑如陽焰故，四十四者身為欺誑如影像故。是為四十四種。菩薩作是觀時，所有身命愛欲執著，妻子舍宅飲食衣服、車乘香鬘一切樂具，皆悉厭離無所顧戀，速能成就六波羅蜜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善得人身甚為難，莫為此身造眾惡，畢竟塚間餒孤狼，勿為惡見生貪愛。凡愚迷惑癡狂故，由愛此身造諸業，此身亦復不知恩，晝夜唯增眾苦緣。機關動轉常疲困，湊唾便利恒充滿，飢渴寒熱相煎迫，何有智者愛此身？此身無厭如大坑，徒能長養眾怨害，由此身故常作惡，於無量劫受諸苦。應念定死修勝福，正信生於佛法中，飲食衣服及塗香，長養此身來已久。誰能執持令不壞，應知無益勿耽迷，牟尼世尊難可遇，無量劫中時出現。當於佛法生淨信。惡道可畏勿隨行，設令壽命千億歲，猶懼無常生厭離，何況須臾不可保，為彼沈淪惡趣中？或有惡友來相勸，人身難得今已得，多求財寶受娛樂，及此盛年恣嬉遊。何有求財而樂者？設得守護猶勤苦。如此愚人徒妄言，是故智者應觀察。財物如幻亦如夢，愚癡眾生被誑惑，剎那時得剎那失，何有智者生愛心？譬如幻師幻化事，乾闥婆城種種色，財寶如是誑凡愚，於虛妄中何有實？種種苦惱求財利，水火王賊常侵奪，由此能為眾苦因，何有智者生愛樂？有諸常懷貪愛者，馳逐財利無厭時，能於父母無慈心，乃至親屬生怨害。言語善順心乖違，造作種種欺誑緣，或學邪論邪呪等，誇衒伎藝如姪女。或復誑現柔和，或復剛強示威猛，如是無量眾惡業，莫不皆由財利生。珊瑚金玉摩尼珠，是物本來如泡沫，不能了知如幻化，為此虛誑墜三塗。彌勒世尊出現時，一生次當補我處，國界黃金而布地，是等為從何所來？劫盡世間悉燒壞，須彌河海盡燋枯，畢竟磨滅歸虛空，而此寶物何從去？種種惡業求財物，養育妻子謂歡娛，臨命終時苦逼身，妻子無能相救者。於彼三塗怖畏中，不見妻子及親識，車馬財寶屬他人，受苦誰能共分者？父母兄弟及妻子，朋友僮僕并珍財，死去無一來相親，唯有黑業常隨逐。智人終不為親愛，作諸惡業入阿鼻，唯除業盡方得出，親屬無有能代者。閻羅使者唯考業，不問親緣及友朋，汝得人身不捨惡，極苦今應甘忍受。閻羅常告彼罪人，無有少罪我能加，汝自作罪今自來，業報自招無代者。父母妻子無能救，唯當勤修出離因，是故應捨枷鎖業，善知遠離求安樂，於家妻子應生怖，恒依

佛教正修行，在家熾然為苦本，猶如炎鑪甚可畏。身心熑熱鎮燒燃，誰有智者生貪著？愛樂修行諸佛教，無所營求為快樂。愚闇凡夫不覺知，家為苦本橫貪愛，於彼皮筋骨肉中，迷惑妄生夫婦想，不能了知如幻化，凡夫於此生貪著。智者能知此過患，世間欲樂皆捐棄，樂法當如求藥想，應速捨離居家縛。」

爾時五百長者聞此法已得無生忍，歡喜踊躍而說偈言：

「慶哉獲大利，諸利中最上，我等於佛法，皆生欣樂心。發趣於菩提，利樂眾生類，以善而養命，覺慧自安心。憐愍諸眾生，願當成佛道，我等皆已發，無上菩提心。金色相莊嚴，照明於世界，樂菩提心者，當得如來身。大心菩提心，諸心中最上，解脫一切縛，具足諸功德。少福諸眾生，於此無欣樂，不觀生死過，不樂菩提心。菩提心功德，若有色方分，周遍虛空界，無能容受者？恒河沙數等，諸佛剎土中，假使布珍寶，供養於諸佛。有能一合掌，迴向菩提心，其福過於彼，邊際不可得。非唯供養福，餘福亦復然，如是菩提心，最勝仙所說。菩提心最勝，如阿伽陀藥，能除一切病，與一切安樂。我見諸眾生，三火所熱惱，智者無量劫，勤苦常修習。如醫王勇猛，具足菩提行，救拔眾生苦，永離諸憂惱。於一切生處，終不捨是心，勤修諸行願，勇猛求佛法。我等得善利，我等心欣樂，今遇釋師子，當得如來身。」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從其面門放種種光，青黃赤白紅紫頗黎，照於無量無邊世界，乃至梵世日月威光皆悉隱蔽，還遶三匝從佛頂入。爾時尊者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有何因緣現此微笑？如佛所現，非無因緣。」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諸佛最上之導師，不以無因現微笑，哀愍世間利益者，願說所為之因緣。貧乏眾生無法財，應說最上大乘施，能作世間盲冥眼，願說微笑之因緣。」

於時世尊告阿難曰：「汝見此五百長者今於我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阿難白言：「唯然已見。」

佛告阿難：「此五百長者，已於往昔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所，承事供養種諸善根，今聞是法得無生忍。此諸長者，從是已後不生惡趣，於人天中常受快樂。復於來世彌勒佛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及賢劫中一切諸佛，悉皆承

事恭敬供養，於諸佛所聽聞正法，受持讀誦為他廣說。過二十五劫，各於諸佛刹中成無上菩提，皆同一字號勝蓮花藏如來、應、正等覺。」

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希有世尊！希有善逝！當何名此廣大法門？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是法門名『菩薩瑜伽師地』，亦名『勇猛授長者所問』，如是名號汝當受持。」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及諸比丘，五百長者、諸菩薩眾，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六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七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 詔譯

優陀延王會第二十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睞彌國瞿師羅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優陀延王第一夫人名曰舍摩，常於如來及諸聖眾深信恭敬親近供養，及常稱讚如來功德。時王復有第二夫人名為帝女，常懷諂妬，往彼王所，妄說如來並諸弟子於大夫人有所非法。王聞是語極生瞋怒，即以箭射舍摩夫人。爾時夫人哀愍王故入慈三昧，時所放箭遂即却還至王頂上空中而住，其箭焰赫猶如火聚甚可怖畏。乃至三發，箭皆如是。

爾時優陀延王既覩斯事舉身毛豎，驚忙悔恨謂夫人曰：「汝為天女、為龍女耶？為復夜叉、乾闥婆女、毘舍遮女、羅刹女耶？」

夫人答言：「我非天女，乃至亦非羅刹之女。大王當知，我於佛所聽聞正法，受持五戒作優婆夷，哀愍大王入慈三昧。王雖於我生不善心，由我慈願得無傷損。」因歎王言：「善哉大王！當於如來、應、正遍知歸命頂禮，必獲安隱。」

優陀延王便作是念：「彼於佛所聽聞正法作優婆夷，尚有如此威神之力，何況如來、應、正等覺。」作是念已，¹⁰即往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白言：

「世尊！我由欲染因緣，為彼女人虛妄言說之所誑惑，遂於如來及諸聖眾生毒害意。」具陳上已。復白佛言：「唯願如來及諸聖眾，施我歡喜、聽我懺悔，如斯罪愆令速消滅。」

爾時世尊告彼王言：「如汝所說，謂於如來及諸聖眾如凡愚人有諸過患，遂於福田妄起瞋毒。汝今若能依聖法律，自悔其罪、無覆藏心、盡未來世不復更犯，我當攝受，令汝當來善法增長。」

優陀延王復白佛言：「世尊！我為女人之所迷倒、狂亂無知，因此發生龐猛瞋毒，由斯罪業當墮地獄。唯願世尊利益安樂諸眾生故，慈悲開示女人諂曲虛誑過患，勿令我等親近女人，當於長夜得免諸苦。」

佛言：「且置斯事。何要問此不問餘耶？」

王言：「世尊！我無異問。女人令我造地獄業，我於今者唯為了知女人過患、女人諂曲虛誑邪媚。願為開示。」乃至三請亦如是說。佛言：「王應先知丈夫過患，然後觀察女人過失。」

優陀延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一切丈夫皆由四種不善愆過，為諸女人之所迷亂。何者為四？一者於諸欲染耽著無厭，樂觀女人而自縱逸，不知親近沙門及婆羅門具清淨戒修福業者。以不親近如是等人，則於淨信及淨尸羅多聞施慧悉皆退失。彼由無有信戒多聞施慧等法，非善丈夫，行餓鬼法、無有智慧、耽欲放逸，欲之所執、欲所繫縛、欲所活命，親近愚夫、遠諸智者、惡友為伴、行非所宜，貪著女人不淨境界，便為女人之所調伏。猶如奴僕，繫屬墮落諸女人所。無慚無愧親近遊止諸瘡漏門，膿血穢污湧唾常流，猶如塚間不淨境界。至於父母違背恩養，捨離沙門及婆羅門，不生殷重恭敬供養。習行畜生所行之法，於佛法僧不生淨信，於涅槃界永當退失。如是等人，當入眾合乃至阿鼻諸大地獄，亦復當墮鬼界畜生無有救護。雖聞我教，猶數思念邪惡女人歌舞戲笑不生厭離。當知彼習愚人之法，不樂修行善丈夫事。大王！當知丈夫親近女人之時，即是親近惡道之法。此是丈夫第一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欲皆苦，下劣穢惡，膿血不淨，深可厭畏。眾多過患，之所集處，何有智人，於此忻樂？猶如廁中，不淨盈溢，亦如死狗，若死野干，及屍陀

林，穢污充遍；欲染之患，可厭亦然。諸愚癡輩，愛戀女人，如犬生子，未嘗捨離；亦如蠅見，所吐飲食；又若群猪，貪求糞穢。女人能壞，清淨禁戒，亦復退失，功德名聞，為地獄因，障生天道；何有智人，於此忻樂？又如有人，服食毒藥，身心痛惱，不能運動。由是欲因，能為苦本，如身有毒，愚不了知。亦如不了，幻化之法，妄有尋求，但自疲苦。愚夫亦爾，常於欲染，疲苦貪求，墮諸地獄。或設飲食，歌舞伎樂，婚娶他女，將為已妻，積集眾多，無利苦法。愚夫造此，無利之業，增長諸罪，退失善根。於無利中，不惜身命，由斯墜墮，惡道深坑，便招地獄，猛焰鐵丸，鋒刃刀山，毒箭諸苦。女人能集，眾多苦事，假以花香，而為嚴好。愚人於此，妄起貪求，親近稱譽，下劣之法，退失智慧，墮落三塗。此由愚癡，之所迷惑，如海疲鳥，迷於彼岸；又如愚夫，取於熱鐵，置之頸項，如牛被輶。欲如諸酒，狂亂於人，如何愚夫，不知苦本？或於父母，不識恩慈，皆由欲染，生此過患。常於如是，邪欲之法，稱讚習行，無有慚愧。彼由愚癡，所迷亂故，作是罪已，當趣三塗。耽重於欲，惛醉之人，父母之恩，亦能棄捨。若有貪染，親近欲者，則為違背，福德上田。無量俱胝，妄想煩擾，展轉逼惱，從此而生。或復慾求，世間財位，以是非法，展轉相勸。由此現招，捶打苦事，死必當墮，阿鼻地獄。現見眾苦，皆來集身，善友乖離，天宮永失。何有智人，於此忻樂？寧投鐵獄，馳走刀山，眠臥焰爐，不親女色。若常貪染，邪欲之者，退失眾多，諸利樂事。女人能作，眾苦之因，欲能滅壞，一切安樂。惡法積集，善友乖離，皆以耽求，女人為本。若有得聞，我之所說，能於女人，深生厭離，則為莊嚴，清淨天道，亦當速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夫父母者皆願利樂所生子故，難作能作、能忍一切難忍之事，假令種種不淨穢惡皆能忍之。又欲令子色力之身速增長故，令見閻浮勝妙之事，乳餚養育無疲厭心。或為令子獲諸妙樂，艱辛經求所得財物，供給營辦資生所須，及往他家結求婚娶。既婚娶已，於他女人愛戀耽著，由耽著故惛醉纏心，或見父母漸將衰老違逆輕欺，所有資財無慚費用，或令父母不住於家。如是皆由欲所迷倒。大王！當知以此因緣，於已父母棄背恩養，於他女人尊重承事，種種供給無疲厭心，即是成就地獄之本。此是丈夫第二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汝等當知，尊重供養，於父母者，是人常有，釋梵護世，之所扶持，能令居家，安隱快樂。或因貿易，大海遠方，安隱往來，獲諸財利。此即說為，無價大寶，現能與果，名最上田，如是現世，果報珍寶，皆因供養，父母而得。復於來世，當得遠離，駝驢等身，負重驅役。亦復不受，屍糞灰河，刀山鋒刃，鎔銅等苦。又於來世，生在人中，富有財寶，豐饒穀帛，妻子眷屬，悉皆和穆。或復當來，得生天上，宮殿園苑，音樂自然，縱意歡娛，受諸妙樂。何有智者，聞是法音，於父母田，不勤供養？」

「復次大王！若諸丈夫由於邪見，不知自身速當壞滅，造作諸惡而自欺誑。彼愚癡人虛度長夜，猶如木石彫刻所成，雖形似人而無所識。習諸欲者，即是成就往惡趣業。此是丈夫第三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丈夫為欲，之所迷亂，由斯造作，種種諸罪。倒見闇障，隱蔽其心，乘此當生，惡趣牢獄。邪行之者，當復遠離，一切賢聖，亦不恭敬，諸沙門等。由顛倒見，乃至歸命，山河邪魅，為於貪欲，或復殺害，一切禽獸，祭祀神祇。倒見為因，非法求福，由斯永離，一切安樂。若於是中，造惡之者，不知淨信，兇險無慚。如是之人，永離賢聖，彼必當墮，[口*罪]叫地獄。或為於欲，逼惱於他，當墮燒然，極燒然獄。復由倒見，於佛法僧，不能親近，恭敬供養，正教法寶，而不聽聞，遠離賢聖，墮諸惡趣。是故智者，既得人身，勿復作斯，顛倒妄見；勤修布施，及淨尸羅，當得生天，證菩提道。」

「復次大王！或有丈夫為於身命，極自勞苦積集珍財。後為女人所纏攝故，如彼僮僕敬事供承，由是因緣慳惜財寶，不施沙門及婆羅門，亦復堪忍王法治罰，輕毀凌辱悉能受之。或被女人捶打呵叱，或至怖懼屈意瞻奉。見其憂戚即自念言：『我今云何令彼歡悅？』當觀此人是欲僮僕，於斯不淨下劣之境，而生淨想起於愛染。親近如是女人之時，即是圓滿惡趣之業。此是丈夫第四過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耽欲惛醉人，彼實無安樂，親近惡法故，不名善丈夫。若人自縱逸，

無有禁戒者，隨心之所為，失壞於福利。彼無智慧人，行於畜生法，馳趣於女色，猶猪樂糞穢。愚者不能觀，欲染之過患，妄生殷重想，猶若盲冥人。為色所繫縛，增長於欲愛，猶如於野干，不離屍塚間。於聲香味觸，而生愛著心，輪轉生死中，如獮猴繫柱。無明纏覆故，為女所迷亂，如市求利人，矯詐來親附。愚人親近欲，是入魔境界，猶若翳茶迦，耽嗜於糞穢。亦如霆雹雨，能損於稼穡，窯師常近火，多為所焚燒。諸未見諦者，為欲失白法，如風吹微糠，其義亦如是。假如善丈夫，為殺者所執，寧受斯逼害，不應親女人。

若樂觀女色，貪求轉復多，取相之凡夫，增長於欲愛，如於炎夏時，遊行曠野中，渴逼飲鹹水，飲已渴彌增。未見真實者，愚癡徒自活，親近於女人，貪欲愛堅固。若人觸毒蟲，便為毒所害，如是諸凡夫，犯欲亦如是。譬如綵畫瓶，內盛以惡毒，是中實可畏，外相現端嚴。嚴飾於女人，謂彼為姝妙，是中甚穢惡，如氣滿皮囊。又如以繒綵，纏裹於利刀，莊嚴彼女人，其義亦如是。如火滿深坑，無烟能燒害，女人亦如是，暴惡無哀愍。如死狗死蛇，穢惡而壞爛，亦如燒糞穢，人皆厭惡之。死蛇糞狗等，雖甚可厭惡，如是諸女人，可厭復過彼。譬如劫壞時，大地皆火起，叢林諸草木，一切悉熾然。大身者所居，海水盡乾竭，須彌等寶山，世界遍燒壞。如是劫燒時，焚燎於山海，無有諸眾生，能為救護者。因茲女欲故，燒害諸愚夫，猶如劫火然，一切皆燒盡。不淨常流注，涎湧膿血身，奈何彼愚夫，於此而耽著。骸骨相擣柱，皮肉以覆之，臭穢甚可惡，如棄殘宿食，亦如倉廩門，糠少]恒狼籍。此身諸穢惡，充滿亦復然，胃脾腎肝膽，及腸肺糞穢，並髓腦膿血，八萬戶諸虫，在中常唼食。盲冥諸愚夫，癡網自纏覆，於是不能了。雜食所餘穢，九孔常流注，如是過患身，由先不淨業。愚夫於女人，繫戀彼聲色，由斯生染著，曾不如實知。如蠅見於吐，而生愛著心，愚夫貪女人，境界亦如是。顛仆於女色，恒自穢其身，如何彼愚夫，於此樂遊止？如鳥為求食，不知避網羅，貪愛於女人，被害亦如是。譬如水中魚，游泳網者前，便為他所執，豈非自損傷？女若捕魚人，誦誑猶如網，男子同於魚，被網亦如是。殺者之利刀，雖復甚可畏，女人刀可畏，傷害復過彼。如蛾投燈炬，及火燒屋時，蟲等被焚燒，無依無救者。迷醉於女人，貪火所燒害，由斯墮惡趣，無依怙亦然。邪行諸愚夫，愛戀他妻室，妄生欣悅想，猶

如於家鷄。亦如曠野雉，妄遊殺害所，損傷因自生，而無救濟者。捨離於佛法，親近彼女人，由是業因緣，墜墮於惡道。又如諸獮猴，跳躋巖樹間，必致自損傷，豈不由愚惑？如是耽欲者，於彼諸女人，為癡網所羅，數受生死苦。如世之罪人，處以尖標苦，耽醉淫欲者，當懸劍樹林。譬如以猛火，燒然彼鑊湯，投之以麻麥，隨沸而漂沒。如是耽欲人，不識於善路，死當墮惡道，煎煮鑊湯中。鑊湯之大數，六十四俱胝，諸造惡之人，以彼為居處。如是一一鑊，量各一由旬，猛火遍燒然，底及四周際。或有滿百年，或二三百，受煎煮之苦，皆由自業為。獄卒以利鈎，時復舉令出，皮肉皆爛墮，其骨白如珂。於是諸獄卒，復將置鐵槽，以杵而搗之，無能救護者。爾時諸骨髓，盡碎末為塵，由業風所吹，死已復還活。若有侵逼他，妻妾童女等，當緣鐵刺樹，並受斧杵殃。有三股鐵叉，或四五岐者，侵擾他妻室，當受此刑治。復有鐵嘴鳥，深啄於髓腦，野干等諸獸，競來食噉之。如是邪欲人，當墮屍糞獄，及走於鋒刃，亦復上刀山。如是邪欲人，顛墜炎熱獄，既被燒害已，復趣於寒冰。如是邪欲人，亦墮極炎熱，[口*罩]叫及大叫，并往黑繩中。如是邪欲人，當沒鹹熱河，復經歷塘煖，未至底便死。地獄有蒺[十/梨]，五角極銛利，彼為狗所逼，忙怖走其中。愛戀於女人，墮於大怖處，或吞於鐵丸，或飲洋銅汁。有二熱鐵山，彼此來相合，昔時耽欲者，於中受苦殃。受斯苦楚時，都無救護者，得如是罪報，皆由自業緣。昔同歡愛者，今於何所在？我獨受其殃，而不來相救。由於先世中，自作如是業，假令父母等，無能相救者。由於先世中，自作如是業，假令男女等，無能相救者。由於先世中，自作如是業，假令兄弟等，無能相救者。由於先世中，自作如是業，假令姊妹等，無能相救者。由於先世中，自作如是業，假令朋友等，無能相救者。愚夫為邪欲，貪求於女人，無間地獄中，受如是諸苦。說此不清淨，穢惡之女人，愚夫所遊行，智者皆遠離。親近彼女人，最為極下劣，是惡中之惡，何足為欣樂？耽著諸凡夫，常抱於糞囊，由此業因緣，當受無量苦。愚夫為女人，受種種刑罰，囚繫及捶打，而無厭離心。愚夫為女人，被種種燒害，能忍受斯苦，而無厭離心。或置在尖標，或殺或沈水，或擲於大坑，備受諸苦毒。雖見如是苦，猶於淫欲中，稱讚於女人，曾不生厭離。或有少智人，知為眾苦本，見已

還親近，如胡膠見火。聞佛之所說，雖復生信受，仍多畜女人，其眾如群羊。或聞諸佛教，纔興厭悔心，須臾貪復生，如惡毒還發。猶如被怖猪，暫止須臾頃，若見於糞穢，貪愛還復生。愚夫聞法已，暫爾心驚怖，後見諸欲色，貪愛還復生。猶如有丈夫，從其自身首，棄擲金花鬘，翻戴於熱鐵。愚夫耽欲故，棄捨諸佛教，貪求下劣法，造作諸罪業。迷醉諸欲者，墮閻羅界中，常吞熱鐵丸，復飲洋銅汁。迷醉於欲者，背善而行非，捨離於清淨，永趣閻羅界。若有智慧人，聞我說是法，應捨一切欲，速求於出離。」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優陀延王即白佛言：「今此所聞希有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善能說是諸欲過患。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從今已往乃至盡形歸佛法僧，作優婆塞。唯願世尊攝受於我。」

佛說此經已，優陀延王及諸大眾，天人世間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七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八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 詔譯

妙慧童女會第三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摩訶薩十人俱。時王舍城有長者女名為妙慧，年始八歲，面貌端正容色殊好，諸相具足見者歡喜，曾於過去無量諸佛親近供養種諸善根。時彼女人詣如來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無上等正覺，為世大明燈；菩薩之所行，唯願聽我問。」

佛告妙慧：「今恣汝問。當為解說，令斷疑網。」爾時妙慧即於佛前以偈問曰：

「云何得端正，大富尊貴身？復以何因緣，眷屬難沮壞？云何見己身，而受於化生，千葉蓮花上，面奉諸世尊？云何能證得，自在勝神通，遍往無量刹，禮敬於諸佛？云何得無怨，所言¹⁶人信受，淨除於法障，永離諸魔業？」

云何命終時，得見於諸佛，聞說清淨法，不受於苦惱？大悲無上尊，唯願為我說。」

爾時佛告妙慧童女言：「善哉善哉！善能問此深妙之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妙慧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受端正身。何等為四？一者於惡友所不起瞋心，二者住於大慈，三者深樂正法，四者造佛形像。」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瞋壞善根勿增長，慈心樂法造佛形，當獲具相莊嚴身，一切眾生常樂見。」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得富貴身。何等為四？一者應時行施，二者無輕慢心，三者歡喜而與，四者不希果報。」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應時行施無輕慢，歡喜授與不希求，能於此業常勤修，所生當獲大財位。」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得眷屬不壞。何等為四？一者善能棄捨離間之語，二者邪見眾生令住正見，三者正法將滅護令久住，四者教諸有情趣佛菩提。」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捨離間言及邪見，正法將滅能護持，安住眾生大菩提，當成不壞諸眷屬。」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當於佛前得受化生、處蓮花座。何等為四？一者捧諸花果及細末香散於如來及諸塔廟，二者終不於他妄加損害，三者造如來像安處蓮花，四者於佛菩提深生淨信。」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花香散佛及支提，不害於他并造像，於大菩提深信解，得處蓮花生佛前。」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從一佛土至一佛土。何等為四？一者見他修善不為障惱，二者他說法時未嘗留礙，三者然燈供養如來之塔，四者於諸禪定常勤修習。」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見人修善說正法，不生謗毀加留難，如來塔廟施燈明，修習諸禪遊

佛剎。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處世無怨。云何為四？一者以無諂心親近善友，二者於他勝法無嫉妒心，三者他獲名譽心常歡喜，四者於菩薩行無輕毀心。」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不以諂諂親善友， 於人勝法無妬心， 他獲名譽常歡喜， 不謗菩薩得無怨。」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所言人信。何等為四？一者發言修行常使相應，二者於善友所不覆諸惡，三者於所聞法不求過失，四者於說法者不生惡心。」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發言修行常相應， 己罪不藏於善友， 聞經不求人法過， 所言一切皆信受。」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能離法障速得清淨。何等為四？一者以深意樂攝三律儀，二者聞甚深經不生誹謗，三者見新發意菩薩生一切智心，四者於諸有情大慈平等。」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以深意樂攝律儀， 聞甚深經能信解， 敬初發心如佛想， 慈心普洽障消除。」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能離諸魔。云何為四？一者了知法性平等，二者發起精進，三者常勤念佛，四者一切善根皆悉迴向。」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能知諸法平等性， 常起精進念如來， 迴向一切諸善根， 眾魔不能得其便。」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臨命終時諸佛現前。何等為四，一者他有所求施令滿足，二者於諸善法深生信解，三者於諸菩薩施莊嚴具，四者於三寶所勤修供養。」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他有所求令滿足， 信解深法捨嚴具， 三寶福田勤供養， 臨命終時

佛現前。」

爾時妙慧童女聞佛說已，白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諸行，我當奉行。世尊！若我於是四十行中關於一行而不修者，則違佛教、欺誑如來。」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告妙慧言：「菩薩之行甚難可行。汝今發斯殊勝大願，豈於是願得自在耶？」

爾時妙慧白言：「尊者！若我弘願真實不虛，能令諸行得圓滿者，願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妙花天鼓自鳴。」說是語時，於虛空中花散如雨、天鼓自鳴，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是時妙慧重白目連：「以我如是真實言故，於未來世當得成佛，亦如今日釋迦如來。於我國中無有魔事及以惡趣女人之名，若我此言非虛妄者，令斯大眾身皆金色。」說是語已眾皆金色。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今先禮初發心菩薩及諸菩薩摩訶薩眾。」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告妙慧言：「汝住何法發斯誠願？」

妙慧答言：「文殊師利！非所問也。何以故？於法界中無所住故。」

又問：「云何名為菩提？」

答曰：「無分別法是名菩提。」

又問：「云何名為菩薩？」

答曰：「一切諸法等虛空相，是名菩薩。」

又問：「云何名為菩提之行？」

答曰：「猶如陽焰谷響之行，是菩提行。」

又問：「依何密意作如是說？」

答曰：「我於此中不見少法密非密者。」

又問：「若如是者，一切凡夫應即菩提。」

答曰：「汝謂菩提異凡夫耶？莫作是見。何以故？此等皆同一法界相，非取非捨、無成壞故。」

又問：「於此義中能解了者，其數幾何？」

答曰：「如若干幻化心心所量，若干幻化眾生能了斯義。」

文殊師利言：「幻化本無，何有如是心心所法？」

答曰：「法界亦爾非有非無，乃至如來亦復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此妙慧甚為希有，乃能成就如是法忍。」

佛言：「如是如是，誠如所言。然此童女已於過去發菩提心經三十劫，我乃發趣無上菩提；彼亦令汝住無生忍。」爾時文殊師利即從座起為其作禮，白妙慧言：「我於往昔無量劫前已曾供養，不謂今者還得親近。」

妙慧告言：「文殊師利！汝今莫起如是分別。何以故？以無分別得無生忍故。」又問妙慧：「汝今猶不轉女身耶？」

妙慧答言：「女人之相了不可得，今何所轉？文殊師利！我當為汝除斷疑惑。由我如是真實語故，於當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於我法中諸比丘輩，聞命善來出家入道。我國土中所有眾生身皆金色，服用資具如第六天，飲食豐饒隨念而至。無有魔事及諸惡趣，亦復無有女人之名。有七寶林上羅寶網，七寶蓮花覆以寶帳。如文殊師利所成淨刹裝校嚴飾，等無有異。若我此言非虛妄者，令此大眾身皆金色。我之女身變成男子，如三十歲知法比丘。」說此語時，此諸大眾皆作金色，妙慧菩薩轉女成男，如三十歲知法比丘。

是時地居天眾展轉讚言：「大哉大哉！妙慧菩薩摩訶薩能於來世得菩提時，嚴淨佛刹功德如是。」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此妙慧菩薩於當來世成等正覺，號殊勝功德寶藏如來，出現於世。」

佛說此經時，三十俱胝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轉，八十俱胝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眾生皆獲智證。五千比丘行菩薩乘心欲退轉，因見妙慧菩薩意樂善根威德殊勝故，各各脫身所著上服以施如來。如是施已發弘誓言：「我等以此善根，決定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諸善男子等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故，超九十劫生死之苦，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即記之曰：「汝等於當來世過千劫後，於無垢光明劫中，陽焰世界難忍佛刹，於一劫中相次成佛，皆同一字，號辯才莊嚴如來，出現於世。文殊師利！如是法門有大威德，能令菩薩摩訶薩及聲聞乘者獲大利益。文殊師利！或有善男子善女人為求菩提無方便善巧，行六波羅蜜足滿千劫。若復有人經於半月，時一書寫讀誦此經，所獲福聚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俱胝，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是故文殊師利！如是微妙法門即諸菩薩契經之本。我今付囑於汝，汝當來世受持讀誦為人解說。譬如轉輪聖王出現於世，所有七寶皆悉在前，王滅之後寶隨隱沒。如是微妙法門流行於世，即諸如來七菩提分等法眼不滅，若不流行正法當滅。是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求菩提，應當發起精進書寫此經，受持讀誦為人演說。此是我教，勿於後世生悔恨心。」

佛說此經已，妙慧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及諸大眾天、人、阿修羅乾、闔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恒河上優婆夷會第三十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舍衛城有優婆夷名恒河上，從其住處來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問恒河上：「汝從何來？」

彼優婆夷即白佛言：「世尊！若問化人汝從何來？如是問者當云何答？」世尊告言：「夫化人者無有往來亦無生滅，云何當說有所從來？」

又問：「諸法豈不皆如化耶？」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恒河上言：「若一切法皆如化者，云何問言汝從何來？」

世尊告曰：「是幻化人不往惡趣、不生天上、不證涅槃。恒河上！汝亦爾耶？」

白言：「我若見身異於幻化，乃可說言往善惡趣、證於涅槃。我不見身異於幻化，云何說言往諸惡趣乃至涅槃？」

「復次世尊！如涅槃性畢竟不復生善惡趣及般涅槃，我觀己身亦復如是。」

佛言：「汝豈不趣涅槃界耶？」

恒河上言：「如以此問問無生者，應云何答？」

佛言：「無生者即涅槃也。」

恒河上言：「諸豈不皆同涅槃？」

佛言：「如是如是。」

「世尊！若一切法同涅槃者，云何問言汝豈不趣涅槃界耶？」

「復次世尊！譬如化人謂化人曰：『汝豈不趣涅槃界耶？』彼於是問當云何答？」世尊告言：「此所問者無有攀緣。」

恒河上言：「如來豈以有所攀緣而致斯問？」

世尊告言：「然我所問亦無攀緣。但為此會有善男子及善女人應可成熟，故發斯問。何以故？如來於彼諸法，名字猶不可得，何有諸法及彼能趣般涅槃者？」

恒河上言：「若如是者，云何為菩提故積集善根？」

「若諸菩薩及彼善根皆不可得，積集之時即無心故，非積集時亦復如是。」恒河上言：「所說無心，欲明何義？」

世尊告曰：「此法非思惟之所能知，亦非思惟之所能得。何以故？此中心尚不可得，何況心所生法。以心不可得，是即說名不思議處。此不思議處，無得無證、非染非淨。何以故？如來常說一切諸法猶如虛空無罣礙故。」

恒河上言：「若一切法如虛空者，云何世尊說有諸色受想行識，及於界二因緣、有漏無漏、是染是淨、生死涅槃？」

佛告恒河上：「譬如說我雖有言說，而實無有我相可得。我說諸色，實亦無有色相可得，乃至涅槃亦復如是。又如陽焰無水可得，我說諸色乃至涅槃亦復如是。恒河上！於我法中修梵行者，見一切法皆無所得，乃可說名真修梵行。增上慢者說有所得，是則不名住真梵行。我說如是增上慢人，聞此深法生大驚疑，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恒河上！若我滅後，有能宣說如是甚深斷流轉法，有愚癡輩由惡見故，於是法師生瞋害心，以是因緣墮諸地獄。」

恒河上言：「如佛所說斷流轉法，以何義故名為斷流轉？」

世尊告言：「斷流轉者所謂實際不思議界，此法不可穿鑿沮壞，是故說名斷流轉法。」

爾時世尊灑怡微笑，從其面門放種種光，青黃赤白紅頗梨色，其光普照

無量國界，上至梵世還從如來頂上而入。

爾時尊者阿難見是事已，心自念言：「如來、應、正等覺非無因緣而現微笑。」作是念已，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以何因緣現此微笑？」

佛言：「我念往昔，有千如來亦於此處說如是法。彼諸眾會各各亦有恒河上優婆夷而為上首，彼優婆夷及諸大眾聞是法已皆悉出家，於無餘涅槃而得滅度。」

阿難白佛言：「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受持？」

佛言：「此經名為『離垢清淨』，以是名字汝當受持。」說此經時，七百比丘眾、四百比丘尼眾諸漏永盡心得解脫。

爾時欲界諸天子化作種種天諸妙花而散佛上，作如是言：「此優婆夷甚為希有，能與如來共相詣對，得無所畏。是人已曾無量佛所，親近供養種諸善根。」

佛說是經已，恒河上優婆夷，及諸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八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九

元魏三藏法師佛陀扇多譯

無畏德菩薩會第三十二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大城耆闍崛山中，與五百比丘眾俱。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復有八千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皆得三昧及陀羅尼，善入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善巧諸通得無生法忍，所謂：

彌樓菩薩、大彌樓菩薩、常入定菩薩、常精進菩薩、寶手菩薩、常喜根菩薩、跋陀波羅菩薩、寶相菩薩、羅睺菩薩₂₃、釋天菩薩、水天菩薩、上意菩薩、勝意菩薩、增上意菩薩摩訶薩，八千人等而為上首。

爾時婆伽婆依王舍城住，若王、王子、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尊重讚歎而供養佛。爾時世尊具有無量百千萬眾，恭敬圍遶而為說法。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須菩提、尊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尊者離波多、尊者阿濕牟、尊者優波離、尊者羅睺羅、尊者阿難，如是等無量聲聞，於其晨朝整衣持鉢，入王舍城，從家至家如法乞食，更無餘緣。時諸聲聞如是乞食，漸漸遂到阿闍世王所住宮殿。至王所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不言乞食及不乞食。

爾時阿闍世王有女名無畏德，端正無比，無匹無雙無竝無類，成就最勝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在其父王堂閣之上，著金寶屐彼處而坐。時無畏德見諸聲聞不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問答，不迎不禮不讓床座。阿闍世王見無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豈不知，此等皆是釋迦如來上足弟子成就大法也？世間福田耶？以為愍念諸眾生故而作乞食。汝今既見，何故不起不迎不禮、不共相問復不讓坐。汝今者覩見何事故而不起迎？」

爾時無畏德白父王言：「不審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見諸小王而起迎不？」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師子獸王見野干時為起迎不。」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帝釋天王迎餘天不？大梵天王有曾禮敬餘天眾不？」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大海之神禮敬江河池等神不？」

王言：「不也。」復言：「大王！頗見頗聞須彌山王禮敬諸餘小山王不？」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日月光神有曾禮敬螢火虫不？」王言：「不也。」

女言：「大王！如是菩薩發心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輪聖王以大慈悲初發心已，云何禮敬離大慈悲小乘聲聞？大王！頗見已求無上正真正覺之道師子獸王，而禮小乘野干人耶？」

「大王！頗有已求大梵道處而發進者，而當親近微少善根聲聞人耶？」

「大王！頗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跡聲聞人耶？」

以彼從他聞音聲故。

「大王！頗有欲至佛須彌山，為求如來無邊色身，而欲更求小芥子中空三昧力諸聲聞人而禮敬耶？」

「大王！頗有得聞諸佛如來功德智慧如日月光，如是聞已方乃禮敬諸聲聞人螢火虫耶？以諸聲聞唯能自潤自照，從他聞聲而得解故。」

「大王！佛入涅槃尚不禮敬諸聲聞人，何況今者世尊在世。何以故？大王！若有親近聲聞人者，是人即發聲聞之心。若人親近緣覺人者，是人即發緣覺之心。若有親近正真正覺，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無畏德女如是說已，以偈報父阿闍世言：

「譬如人至海，而取一文錢，我見諸聲聞，所行亦如是。至大法海已，捨大乘寶聚，而起狹劣心，修行小乘道。如人親近王，出入無障礙，從王乞一錢，彼人徒親王。敬心近輪王，從乞百千財，潤無量貧窮，是名善親王。如人求一錢，聲聞亦如是，不求真解脫，而取小涅槃。若起狹劣心，自度不度他，猶如小醫師，唯自治己身。譬如大醫王，療治眾多人，善起慈悲心，得恭敬名稱。彼醫得世利，以達醫方故，自度不度他，智者不恭敬。如善巧醫王，通達眾方已，救無量千億，病苦諸眾生。彼醫得世間，恭敬及名稱，發菩提心者，普治煩惱病。大王薦麻林，花香影不妙，聲聞如薦麻，不救世發心。如至樹王所，多眾得利益，諸菩薩亦爾，能益一切眾。不以秋陽焰，能竭諸小水，至於大海已，能潤無量眾。聲聞道狹劣，猶如牛蹄跡，不能滅眾生，所有諸煩惱。非上諸小山，而現金色身，唯昇須彌山，悉見金色身。大王諸菩薩，亦如須彌山，以彼住世故，世間得解脫。皆是一色身，一切智具足，聲聞智不爾，其猶如朝露。不能潤於世，以不證法故，如地多增長，潤益無量眾。聲聞如花露，菩薩如大雨，親近得大法，如海之潤勢。猶如躡躅花，無彼微妙香，男女所不樂，唯喜薈菊花。如求青蓮花，花香甚奇妙，躡躅如聲聞，彼智不潤眾。猶如薈菊花，諸菩薩亦爾，愍念眾生故，能化眾生眾。大王頗曾知，何者大奇特？一人在曠野，如利多人是。若欲善安隱，度無量眾生，應發菩提心，勿取二乘道。世間曠野中，能濟失道眾，如彼善導師，諸菩薩亦爾。大王頗曾見，小筏度大海，₂₅唯乘彼大舶，能度無量眾。大王聲聞

桿，菩薩如大舶，修道法薰已，令渡飢渴海。大王頗曾見，乘驢堪入陣？唯見乘象馬，鬪戰便得勝。聲聞如驢乘，菩薩如龍象，降魔坐道樹，度無量眾生。猶如夜虛空，見諸星不現，滿月顯現故，能照闇浮提。聲聞如星宿，菩薩如滿月，愍念眾生故，示現涅槃道。不以螢火光，能令有所作，日光照闇浮，令作種種事。聲聞如螢火，不能多利益，佛具解脫光，愍念一切眾。不以野干聲，能令獸王恐，唯有師子王，一吼飛鳥落。大王諸聲聞，不發菩提心，不為益眾生，除一切煩惱。大王見此故，不發聲聞心，既發大心已，云何得發小？大王善得身，能發無上心，救拔一切眾，棄捨小乘道。善得世間身，復得世間利，善來在世間，而發無上心。希求無上道，救拔諸眾生，若能自他利，彼人善可歎。亦得世名稱，及得究竟道，以是故我今，不禮敬聲聞。」

爾時阿闍世王語無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而見諸大聲聞而不奉迎？」女言：「大王！勿作此語。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內諸貧窮者？」王語女言：「彼非我類，我云何迎？」

女言：「大王！初心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緣覺非類。」王語女言：「汝豈不見諸菩薩等，皆悉禮敬一切眾生？」

女言：「大王！菩薩為度憍慢瞋惱諸眾生等，令彼得起迴向之心，是故禮敬一切眾生。為長眾生諸善根本，是故菩薩禮敬眾生。而諸聲聞無瞋恨心，又復不能增長善根。大王！假使百千諸佛如來為說妙法，而彼所得戒定三昧無有增益。大王！聲聞如琉璃，菩薩如寶器。大王！譬如瓶滿，天降雨時而不受一滴。如是大王！諸聲聞等，假使百千諸佛如來為說妙法而無受潤，不能增益戒定慧等，亦不能令眾生發心至一切智。大王！譬如大海能受諸河及雲雨等。何以故？以大海是無量器故。大王！諸大菩薩摩訶薩等演說法時，隨所聞者得大福利，增長一切諸善根本。何以故？以諸菩薩皆是無邊言說器故。」

爾時阿闍世王聞女語已，默然而住。爾時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此無畏德女得大辯才而能如是無盡言說。我於今者前至其所少少問之。我且問之：『汝得忍不？』」作是念已，前問女言：「汝今為住聲聞乘耶？」

答言：「不也。」

「汝今為住緣覺乘耶？」

答言：「不也。」

「汝今為住大乘心耶？」

答言：「不也。」

舍利弗言：「若如是者，為住何乘而能如是師子吼耶？」

女答尊者舍利弗言：「若使我今有所住者，則不能作師子吼也。我無所住，是故我能作師子吼。而舍利弗作如是言：『為住何乘？』如舍利弗所證得法，彼法豈有乘分別耶？此是聲聞緣覺之乘至大乘耶？」

舍利弗言：「汝聽我說。我所證法，無乘非乘差別之相，以一相故，所謂無相。」無畏女言：「尊者舍利弗！若法無相，云何可求？」

舍利弗言：「無畏德女！諸佛之法與凡夫法，有何勝負差別之相？」女語尊者舍利弗言：「空與寂靜有何差別？」

舍利弗言：「無差別也。」

無畏德言：「舍利弗！如空寂靜無有差別勝負之相，諸佛之法與凡夫法，無有勝負差別之相。又舍利弗！亦如虛空能受諸色而無差別，諸佛之法與凡夫法，無有差別亦無異相。」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語無畏德女言：「汝見佛法與聲聞法有何差別，而見如是諸大聲聞不起奉迎、不與酬對、不讓床坐？」無畏德女答目連言：「假使星宿遍滿三千不能照了，聲聞亦爾，以入定智而能照知，若不入定則不覺知。」

大目連言：「若不入定則不能知眾生之心。」

女言目連：「佛不入定而於恒河沙等世界如應說法度諸眾生，善知心故。何況微少星宿光明諸聲聞耶？此是諸佛如來勝事。又大目連！一切聲聞頗有能知幾世界成、幾世界壞？」

大目連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諸佛已入涅槃、幾數諸佛未來當入、幾數諸佛現在今入？」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多貪欲者？幾數眾生多瞋恚者？幾數眾

生多愚癡者？幾數眾生等分行者？」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受聲聞乘？幾數眾生受緣覺乘？幾數眾生受於佛乘？」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聲聞度之？幾數眾生緣覺度之？幾數眾生佛能度之？」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在於定聚是正見者？幾數眾生住邪定聚？」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唯有如來正真正覺如實善知諸眾生界而為說法，如是之事非諸聲聞緣覺境界，況餘眾生。目連！當知此是如來殊勝之事，如來具得一切智故，一切聲聞緣覺所無。」

時無畏女復語尊者大目連言：「世尊常記大目犍連於神通中最為第一。目連神通能知能至香象世界，知彼世界一切諸樹皆出上妙栴檀香不？」目連答言：「今始得聞彼世界名，云何能往至彼世界？」

目連問女：「彼佛何名而在彼處世界說法？」

女即答言：「彼佛號曰放香光明如來、應、正遍知，在彼說法。」目連語女：「今者云何得見彼佛？」

時無畏女不起于座不動威儀而作誓願：「若使菩薩初發心時能過一切聲聞緣覺，以此誓願，願彼放香光明如來現身於此，令諸聲聞緣覺見彼香象世界，及嗅上妙栴檀香樹。」時無畏女發此誓已，於是放香光明如來從身放光。以放光故，時諸聲聞皆得見彼香象世界，及佛菩薩諸眾圍遶，羅網隱身為眾說法，彼所說法此處悉聞。佛神力故，復得嗅彼諸樹微妙栴檀之香。彼世界佛作如是言：「如是如是，如無畏女之所說也。菩薩如是初發心時，已過聲聞緣覺境界。」

說此法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彼妙樹香何因緣來？」

佛言：「彌勒！是無畏女共諸聲聞如法論議及發誓願，彼佛知已，故以神力現如是香及彼世界。而彼上妙栴檀之香，遍此三千大千世界。」

時無畏女語目連曰：「若見如是不可思議諸勝功德，而能發起狹劣小乘聲聞之心唯自度者，當知善根甚為微少。²⁸ 誰見成就無量功德菩薩之事，而不

發於菩提之心？目連！頗知彼佛世界去此幾何？」

答言：「不知。」

女言：「目連！乘諸神通經百千劫，能知能見彼佛世界，無有是處。譬如一切竹葦叢林不可算數。過如是等諸佛世界，方乃有彼香象世界。」爾時彼佛卷攝光明。既攝光已，香象世界及彼如來忽然不現。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謂無畏言：「汝曾見彼香象世界及彼如來、應、正遍知耶？」

女即答言：「大迦葉！如來可見不？如佛所說，若以色見我，及以聲求我，彼盡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諸如來體即是法身，佛法非可見聞，云何可知見？隨何方便眾生樂者，佛則示現無障礙身，住方便故。然大迦葉謂我言曰：『見彼世界及見彼佛等正覺不？』我見彼佛，非肉眼見，以非肉眼所覩色故。非天眼見，以無受故。非慧眼見，以離想故。非法眼見，離諸行故。非佛眼見，離識覩故。大迦葉！我見如來，亦如尊者迦葉所見，以滅無明愛見心故。大迦葉！我見彼佛，亦如尊者迦葉所見，又復亦見我我所等。」

迦葉言女：「若法永無，云何而起無明及愛及我我相？所有眾生不可見故。」女言：「大迦葉！如是一切諸法永無，彼云何見？」

大迦葉言：「若一切佛法畢竟是無，云何可見？」女言：「大迦葉！見諸佛法增長義不？」

大迦葉言：「我尚不知諸凡夫法，何況佛法。」

無畏女言：「是故尊者大迦葉！彼法不成就，云何有斷續而不證者見？大迦葉！諸法永無，不可示現。是故大迦葉！一切法皆無。若法本無，云何可見彼清淨法界？大迦葉！若欲見淨如來，彼善男子善女人應淨自心。」

時大迦葉語無畏言：「云何善淨自心？」

女言：「大迦葉！如自身真如及一切法真如，若信彼者不作不失，如是見自心清淨故。」迦葉問言：「自心以何為體？」

女言：「空為體。若證彼空信自身故，即信真如空，以一切法性寂靜故。」

爾時尊者大迦葉語無畏女言：「汝從何佛聞如是法而得正見？如佛所說，

發正見者有二因緣：從他聞法及內思惟。」女言：「大迦葉！藉彼外聲、聞外聲故後內思惟。大迦葉！菩薩大士不假他說不假音聲，云何而言住於寂滅？」

迦葉言女：「隨所聞法而觀察故，名為觀行。」時大迦葉復問女言：「菩薩云何內自思惟？」

女言：「大迦葉！若共諸菩薩說法同事而不起眾生相，菩薩如是內觀，是故名為成就內觀。大迦葉！一切諸法具足本際及中後際，以一切法真如體故，一切法現在真如體故。若是觀者，是菩薩名為成就內觀應知。」

迦葉言女：「云何安此諸法？」

女言：「大迦葉！如是應作，如彼真如見無縛無解。」大迦葉言：「云何而見名曰正見？」

女言：「大迦葉！若離二邊見故，不作非不作，如是見而不見，是名正見。大迦葉！法者唯有名字，而離名字故，以永不證故。」時大迦葉復問女言：「云何得自見？」

無畏女言：「如尊者大迦葉所見。」大迦葉言：「我不見自身及見我所。」女語尊者大迦葉言：「應當如是見一切法，以無我我所故。」

說此法時，尊者須菩提心大歡喜，語無畏女言：「善得大利而能成就如是辯才。」

時無畏女即語尊者須菩提言：「須菩提！法有可得有不可得，而可求耶？而語我言善得辯才。我有此辯，若我說無有所覺知若內若外，則有辯才。」時須菩提即語女言：「汝何所證？何所得法而有如是快妙辯才？」

女即答言：「不自知故，不從他知所得善法及不善法差別之相。如是知法，不見染淨、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及凡夫法，以不見故。以彼法體是佛佛法，而得佛法而不見佛。須菩提！若如是者，無所覺見，有此辯才。」

須菩提言：「云何辯才？」

女言：「須菩提！如仁所得，如是除滅。」女語尊者舍利弗言：「如彼法體無聞無得而有所說。」女語尊者須菩提言：「法體可住不？復可增減不

而能有此辯才？」

時須菩提即語女言：「若證無漏，及法無有差別，及無辯說，以彼法體不可說故。」女語尊者須菩提言：「於一切法云何而生如是念言？善得其利，得如是辯。」

須菩提言女：「以得辯故說？為不得故說？」

女語尊者須菩提言：「信如佛說，一切諸法如響不耶？」須菩提言：「我信此事。」

女言：「影響為有辯才、無辯才耶？」須菩提言：「以內聲故而有外響。」

女言須菩提：「以緣有聲而有彼響，彼響為有何性相耶？然彼響聲無有性相。何以故？若以緣生，彼無生義。」須菩提言：「一切法緣生。」

無畏女言：「一切諸法體性不生。」

須菩提言：「若一切法體性如是畢竟無者，云何如來作如是說，恒河沙等諸佛當成正覺。」女言：「法界為可生不？」

須菩提言：「不可生也。」

無畏女言：「諸佛如來一切皆是法界性相。」須菩提言：「不見一切諸法界也。」

無畏女言：「諸有所說言語無漏，而說恒河沙等諸佛當得正覺。此言何趣？何以故？法界不生不滅故。一切說非說，以畢竟淨故。以彼非事，不可言說，離於實際。」

須菩提言：「汝甚奇哉，既是在家而能如是善巧說法，復有如是無盡辯才。」

無畏女言：「須菩提！菩薩無有取以不取、聞以不聞、若在家若出家而有辯才。何以故？以心淨故而令智顯，以智顯故而顯辯才。」女語尊者須菩提言：「今可善說菩薩之行。」

須菩提言：「汝說我聽」

無畏女言：「須菩提！菩薩成就八種法行故，不得言在家出家。何等八

法？須菩提！一者菩薩得身清淨定信菩提；二者成就大慈大悲而不捨眾生；三者成就大慈悲故善巧世間一切諸事；四者能捨身命分及成就方便善巧；五者善巧無量發願；六者成就般若波羅蜜行，離一切見故；七者大勇猛精進，以修諸善業而無厭足故；八者得無障智，以得無生法忍故。須菩提！菩薩成就如是八法，故不得言在家出家，隨何威儀住菩提中無有障礙。」

爾時尊者羅睺羅語無畏女言：「此言乃是不淨言說。汝蹈寶履復坐高床，而能如是共諸聲聞往復論義。汝豈不聞，為不病者不得說法，及不得為高床座人而說法耶？」

時無畏女即語尊者羅睺羅言：「頗如實知淨不淨耶？尊者羅睺羅！是世間淨不？」羅睺羅言：「無淨不淨。」

無畏女言：「如來制戒，隨而受行。而犯彼戒，為淨不淨？若復有人不犯彼戒，非淨不淨？」無畏女言：「且止且止，勿作是說。若如說法、若如制戒而修行者，彼說不淨。羅睺羅！以彼證得無漏法故，彼則無有犯。以不犯，彼亦無有淨與不淨。何以故？以諸聲聞過諸說法、過諸制戒，如來為諸聲聞學者來於三界為彼故說。而彼聲聞已過三界，以是義故說過不過。諸界如是，以彼不能覺知戒故說淨不淨。而虛空者唯有言說、唯智力見，是故得說淨不淨也。」

羅睺羅言：「淨與不淨有何差別？」

無畏女言：「譬如真金遠離諸垢，作莊嚴具及不作者，色何差別？」羅睺羅言：「無有差別。」

無畏女言：「淨與不淨唯有名字以為差別，無餘差別。何以故？一切法性離一切垢、無染無著。」女語尊者羅睺羅言：「坐高廣床不應說法。一切菩薩坐於草敷勝坐高床，勝於聲聞在於梵天。」

羅睺羅言：「以何義故？」女言：「羅雲！頗見菩薩坐於何座而得菩提？」羅睺羅言：「坐於草座。」

女言：「菩薩坐於草座，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釋梵護世四天王等，及餘天子，乃至阿迦尼吒天等，悉來禮拜合十指爪掌，至菩薩所禮菩薩足。」羅睺羅言：「如是如是。」

時無畏女問羅雲言：「成就如是法，菩薩而坐草座，勝於坐彼高廣大床，及勝聲聞在於梵天。」爾時阿闍世王語無畏女言：「汝可不知此是釋迦如來之子，於學戒中最為第一耶？」

時無畏女語父王言：「且止大王！勿作是說，言羅睺羅是如來子。大王！頗見頗聞以不？師子之王生野干不？」王言：「不見。」

女言：「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禮敬諸餘小王以不？」答言：「不見。」

女言：「大王！如是如來師子之王，轉大法輪聲聞圍遶。大王！若依王法而說，何者是為如來真子？則應答言諸菩薩是。是故大王！不得說言，如來有子、如來無子。若說如來有真子者，應言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是如來子。」說此法門時，阿闍世王宮內二萬諸女發菩提心。二萬天子滿足彼法，聞此女師子吼已發菩提心。

王復語言：「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之子，離諸煩惱學聲聞戒，云何真子？」爾時彼諸天予以花散佛遍王舍城，以為供養無畏女故。

時無畏女下彼床已，然後禮敬諸大聲聞，而施種種微妙飲食，若舐若嗅若唼，如法供養。彼諸聲聞供養已訖，作如是言：「不審尊者諸大聲聞，何故晨朝離如來所而來至此？應聽法已然後乞食。尊者且去，我正爾間須臾到彼。」無畏德女於晨朝時，共阿闍世王并女之母，及王舍城無量人眾導從圍遶，至如來所禮如來足，却坐一面。彼諸聲聞亦至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無畏德女，如是奇哉，得大福利。」

佛語尊者舍利弗言：「此無畏女已於過去九十億佛發菩提心，於彼佛所種諸善根，為求無上佛菩提故。」舍利弗言：「世尊！此女能轉女身不耶？」佛言：「舍利弗！汝見彼女，豈是女耶？汝今不應作如是見。何以故？以是菩薩發願力故，示現女身為度眾生。」

於是無畏德女作是誓言：「若一切法非男非女，令我今者現丈夫身，令一切大眾皆悉覩見。」說此語已，即滅女身現丈夫身，昇於虛空高七多羅樹，住而不下。

爾時世尊即語尊者舍利弗言：「汝舍利弗！見彼無畏德菩薩不？在於虛空住而不下。」舍利弗言：「已見。世尊！」

佛言：「舍利弗！此無畏德菩薩復過七千阿僧祇劫得成正覺，號曰離垢如來、應、正遍知。彼佛世界名曰光明。佛壽百劫，正法十劫。純菩薩僧，三萬不退轉菩薩。彼佛世界淨琉璃地，八道莊嚴蓮花所覆，無有一切諸惡道名，天人充滿。舍利弗！如兜率天受微妙樂及勝法味，彼諸天子受如是樂。」

爾時無畏德菩薩母號日月光，與阿闍世王俱，合十指爪掌往至佛所，白言：「世尊！我得大利，我於九月懷娠此子，然此善男子今作如是大師子吼。我今迴此善根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過此已後於彼離垢光世界而成無上正真正覺。」

於是佛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見不？」答言：「已見。」佛言：「舍利弗！此月光女捨是身已，生忉利天，號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彌勒菩薩得菩提時，是彼見王上足之子，於彼供養彌勒佛已便即出家。彼見王子於彌勒佛所說之法，初中後說盡能憶持。次第皆見賢劫諸佛，悉得供養。如是漸次供養佛已，然後於彼離垢如來得菩提時得作大王，具足七寶，號曰持地。彼見王子供養如是諸如來已，亦乃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遍光如來、應、正遍知，具足成就，佛之世界如上所說。」

爾時月光夫人歡喜踊躍，即脫價直百千兩金妙寶瓔珞而供養佛。語大王已，受五百正戒具修梵行。

爾時無畏德菩薩在如來前作如是言：「以此誓願因緣力故，令我未來得菩提時，諸菩薩亦皆被法服。一切化生，以此誓願因緣故，願令如來猶如年少八臘比丘。」無畏德菩薩如是現身說此語已，被正法服，即成比丘，具足威儀。

爾時無畏德菩薩語自父王阿闍世言：「大王！一切諸法皆如是。」即時忽化生相，離諸分別所起之相，無諸顛倒。「大王！還即此時復現女身。王見不也？」

王言：「已見。而我非以色身相見。我今現見比丘身已，復見女身。」

34

佛問王言：「何者是實？大王！應當作如是學，住一切法中，正見一

切。亦生煩惱所燒故，以不達法力故。以不達故，於非疑處而生疑悔。當應數數親近如來及文殊師利童子菩薩，以彼菩薩威德力故，而令大王得受悔過。」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受持此無畏德菩薩受記法門，讀誦勿忘。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具足七寶施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復有人能受持此無畏德菩薩受記法門，一句一偈聞已受持，得福過彼，何況具足若讀若誦、廣為人說、如法修行。」

如來說此無畏德菩薩受記法門時，月光夫人無畏德母，并諸天、龍、阿修羅等，聞佛說已，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九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

西晉居士聶道真譯

無垢施菩薩應辯會 第三十三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於諸法中皆得自在，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得正智解脫，心得善解脫、慧得善解脫，其心調伏如大象王，心得自在到於彼岸，入八解脫；唯除阿難一人。復有諸菩薩摩訶薩，皆大莊嚴，眾所知識，逮不退轉，盡一生補處。

其名曰：寶手菩薩、德藏菩薩、慧嚴菩薩、稱意菩薩、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悅音法王子、不思議解脫行法王子、思惟諸法無障礙法王子、彌勒菩薩、施無憂菩薩、無癡見菩薩、離惡趣菩薩、無礙行菩薩、斷幽冥菩薩、除諸蓋菩薩、辯嚴菩薩、寶德智威菩薩、金花光明德菩薩、思無礙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萬二千人俱。

爾時大德舍利弗、大德目犍連、大德摩訶迦葉、大德須菩提、大德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大德離越、大德阿那律³⁵、大德阿難，及文殊師利法王子、無

癡見菩薩、寶相菩薩、離惡趣菩薩、除諸蓋菩薩、觀世音菩薩、辯嚴菩薩、無癡行菩薩，如是等八大菩薩及八大聲聞，晨朝執持衣鉢欲入舍衛城乞食。時於道中，各作是念共論斯事。

爾時大德舍利弗言：「我當入如是定已，詣舍衛城乞食，願令城中一切眾生聞四聖諦。」大德目犍連言：「我當入如是定，詣舍衛城乞食，願令城中一切眾生無有魔事。」

摩訶迦葉言：「我當入如是定，詣舍衛城乞食，願令城中眾生其施我者，令獲無盡之報乃至泥洹。」

大德須菩提言：「我當入如是定，詣舍衛城乞食，願城中眾生其見我者，以此因緣令彼眾生天上人中受諸快樂得盡苦際。」大德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言：「我當入如是定，詣舍衛城乞食，願令城中一切外道梵志尼捷子等悉得正見。」

大德離越言：「我當入如是定，詣舍衛城乞食，願令城中一切眾生得無諍樂。」大德阿那律言：「我當入如是定，詣舍衛城乞食，願令城中一切眾生識宿業報。」

大德阿難言：「我當入如是定，詣舍衛城乞食，願令城中一切眾生，先所聞法皆悉現前。」

文殊師利法王子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城中一切門戶窓牖牆壁器物、樹木枝葉花果、衣服瓔珞，皆令出空無相無願、無所有、無我、無戲論、無性之聲。」

無癡見菩薩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城中若有眾生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其所見物皆是如來像，又令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寶相菩薩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城中一切族姓室宅之中，寶藏勇出具諸七寶。」

離惡趣菩薩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城中若有眾生應墮惡趣者，盡使現世輕受速脫苦惱。」除諸蓋菩薩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城中眾生盡除五蓋。」

觀世音菩薩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城中眾生，牢獄繫閉速得解脫，臨當死者即得濟命，恐怖之者即得無畏。」辯嚴菩薩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

城中眾生，其見我者皆得辭辯，以諸妙偈互相問答。」

無癡行菩薩作是念言：「我當令舍衛城中若有眾生其見我者得無癡見，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等八大菩薩及八大聲聞共論上事，遂至舍衛城門。

爾時城內波斯匿王女，名曰無垢施，始年八歲，顏貌端嚴世所希有。其女於二月八日佛（丹本沸）星現日，與五百婆羅門俱，持滿瓶水出至城外浴洗天像。爾時五百婆羅門見諸比丘在門外立，見已皆為不吉。時婆羅門眾中最長宿者年百二十，名曰梵天，謂無垢施女言：「今諸比丘在門外立。此事不吉，我等宜還入城，不須見此。若見此已，於祀祠宜利吉祥等事皆為不吉。」

爾時無垢施女以偈答婆羅門言：

「此等皆無受，第一所應讚，能為多眾生，洗除一切惡。此等皆清淨，盡見四聖諦，外道非清淨，為癡冥所覆。兩足尊福田，施此報無量，種於此中者，於三有無盡。戒行淨具足，出淤泥無著，行世如良醫，治救病眾生。佛為世中勝，是諸法之王，此等是佛子，成辦阿羅漢。如是行菩薩，慧人云何離？行此妙行者，世人所應讚。此等是慧人，久遠常行施，梵志敬此者，眾事吉無疑。讚此具相者，心淨良福田，梵志若信者，得喜無憂樂。」

爾時梵志復以偈答無垢施女言：

「勿隨愚小心，祠莫見沙門，剃髮被袈裟，求樂者莫近。汝父母不喜，我等懷慚愧，汝若欲行施，其事亦不吉。善哉勿恭敬，此等諸比丘。」

爾時無垢施女以偈報梵志言：

「我若墮惡道，父母諸眷屬，財寶及勇健，盡所不能救；除彼威德眾，誰能救我者。敬佛法眾故，捨身及壽命，除尊三寶已，更無可依道。」

爾時梵志問無垢施女言：「汝未曾見佛及僧，亦未曾聞法，何由有此信？」

無垢施女報梵志言：「我初生七日時，處高殿上在金足床，見五百天子飛行虛空，以無量功德讚歎佛法僧，我時得聞。復有一天子，未曾見佛聞法及覩眾僧，問諸天子言：『佛者何似也？』彼諸天子知我至心，并答一天子所問，為生喜悅故而說偈言：

「『其髮如紺青，清淨而右旋，佛面如滿月，百葉蓮花色，毫相如珂雪，右旋人樂觀，黑蜂遶青蓮，眉目亦如是。頰車如師子，眼珣如牛王，脣如頻婆果，齒白密齊平，其髮如鵝行，舌廣而覆面，暢音甚清淨，聞者皆歡喜。孔雀鵝鴈聲，音如琉璃琴，緊那眾鈴聲，迦陵頻伽音，拘那羅鳥音，命命拘吉羅，及種種音樂，佛聲亦如是。其吼如師子，能破諸競論，除去諸垢惱，實語斷諸見。處在於大眾，能盡諸問疑，不謬而和柔，悅可於眾心。去離於二邊，正說於中道，恒說適意音，聞音皆歡喜。口行無諂曲，隨語各得解，佛語慧莊嚴，如雜妙花鬘。項圓臂修直，掌平輪相淨，手指纖長妙，爪如赤銅色。佛身堅平滿，細腰師子體，深齊而圓好，陰藏如馬王。其身如金山，一孔一毛生，右旋而上向，其喻如龍象。傭髀鹿[跳-兆+專]腸，踝平鈞鎖骨，足平輪相現，千幅具分明。』

「梵志！爾時諸天子在虛空中，以如此事讚歎如來。復次，如來應供度一切有至於彼岸得大慈悲，如大醫王護諸眾生。憎愛不染，如蓮花在水。於世尊功德，我歎少分耳。梵志！我生適七日，聞世尊如是實功德，自爾已來恒無睡眠，亦無欲覺瞋恚覺惱覺。自是已來，我於父母兄弟姊妹親屬、財寶瓔珞衣服、城邑園觀及己身壽命，盡無戀愛之心，唯除念佛。如來在在處處有所說法，繫心往聽悉皆受持，若文若義不失一句。梵志！我於日夜未嘗不見諸佛世尊。梵志！我觀佛無厭、聽法無足、供眾無倦。」爾時無垢施女如是種種讚佛法眾。時梵天婆羅門等五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時無垢施女即下車步，進詣諸菩薩聲聞所。到已盡頂禮其足，以恭敬尊重心詣大德舍利弗所。到已前立，謂舍利弗言：「我是女人，智慧微淺多諸煩惱，又多放逸樂卑下事，為不順思惟所牽。善哉大德舍利弗！為憐愍我故，說微妙法。我得聞已，長夜利益增長安樂。」

始論此事，王波斯匿來至其所。聞其所說，王命無垢施女言：「汝諸快樂悉無所少，何為憂色而不睡眠、不樂世樂？」時王波斯匿即為其女而說偈言：

「端嚴如天女，澡浴塗香服，瓔珞等具足，何憂不睡眠？國富多財寶，父母得自由，有何不可樂，而不睡眠耶？汝悅眾親意，諸人悉敬望，我種種莊嚴，汝何為不樂？汝見聞何事，而懷此憂惑？善哉何所願？汝語我此事。」

爾時無垢施女以偈答父王言：

「王不覺家中，陰界入諸羸，居世如幻妓，人命無暫停。飲毒誰能眠？處死誰有歡？墜巖何望活？世相皆如是。如人處蛇間，何有睡與欲？四大如毒蛇，何有歡樂心？為諸怨所遶，如飢何有樂？為諸怨國者，父王何有樂？自從見世尊，發心願成佛，王我未見聞，菩薩暫放逸。」

聲聞品第二

爾時無垢施女謂舍利弗言：「大德！我欲少有所問，願為解說，以憐愍故。世尊記仁者智慧中最為第一。此慧是有為耶？是無為耶？若是有為，虛誑非實法。若是無為，無為法者則無有生，無生之法則無有起。以無起故，大德智慧則無所有。」舍利弗即便默然。

大德目犍連謂舍利弗言：「大德！何為不答無垢施女所問？」

舍利弗答目犍連言：「此女不問有為之法，乃問第一義諦。第一義中則無言說，是故不可以言而答。」

時無垢施女謂目犍連言：「世尊記大德於神足人中最為第一。大德乘神足時，為眾生想耶？為作法想耶？若住眾生想者，眾生無實，彼神足亦無實。若住法想者，法無變異，若無變異則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分別。」大德目犍連即便默然。

摩訶迦葉謂目犍連言：「大德！何為不答無垢施女所問？」

目犍連言：「此女不問分別神足。諸如來菩提無作無分別，此則不可言說。」

時無垢施女謂摩訶迦葉言：「世尊記大德頭陀人中最為第一。又復大德

憐愍眾生故，入八解脫已而受施，乃至一念而受他施，以身報耶？以心報耶？若以身報，身性無記，喻如草木牆壁瓦礫等無異，是故不能必報施恩。若以心報，心念念不停，亦不能報。若除身心，則無為法。若無為法誰能報者？」摩訶迦葉即便默然。

大德須菩提謂摩訶迦葉言：「何為不答無垢施女所問？」

摩訶迦葉答須菩提言：「此女所問，問法真際。此理不可以言宣答。」

時無垢施女謂須菩提言：「世尊記大德於無諍人中最為第一。此無諍行，入有性耶？入如性耶？若入如性，如非生相、如非滅相。若不生相若非滅相則是平等，若是平等則是如爾，若是如爾則是無作，若是無作則無言說，若無言說則不可思議，若不可思議則不可宣表。若在有性，有性虛誑。若是虛誑，非聖所行。」大德須菩提即便默然。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謂須菩提言：「何不答無垢施女所問？」

須菩提答富樓那言：「我於理不應有答，唯有默然是我樂處。此女所問問無戲論法，若有言說則生過患。法性無說是無諍行。」

時無垢施女謂富樓那言：「世尊記大德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若說法時，說有境界法耶？無境界法耶？若說有境界法，則與凡夫等。所以者何？以凡夫說有境界法故，是以大德不離凡夫法。若無境界則無所有。若無所有，何名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富樓那即便默然。

大德離越謂富樓那言：「大德！何為不答無垢施女所問？」

富樓那答離越言：「此女不問有為，問第一義。第一義中則無言說，是故無理可答。」

時無垢施女謂離越言：「世尊記大德於行禪人中最為第一。大德禪時，依有心禪耶？無心禪耶。若依心入禪，心如幻化不實，此定亦復不實。若無心入禪，諸外法草木枝葉花果等亦應得禪。所以者何？以彼同無心故。」大德離越即便默然。

大德阿那律謂離越言：「何不答無垢施女所問也？」

離越答阿那律言：「此女所問諸佛行處，是非聲聞所答。」

時無垢施女言：「諸佛法、聲聞法有異耶？若是有異，無為有二耶？諸賢聖皆行無為，無為之法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是無二，若是無二則是如爾。如爾無二，是故大德離越何為作是說耶？」時無垢施女謂阿那律言：「世尊記大德於諸天眼人中最為第一。大德以天眼所見，為有物耶？為無物耶？若見有物則為見常，若見無物則為見斷，若離二邊則為無見。」大德阿那律即便默然。

大德阿難謂阿那律言：「何為不答無垢施女所問？」

阿那律答阿難言：「此女所問為壞假名，是故不可以假名而答。」

時無垢施女謂阿難言：「世尊記大德於多聞人中最為第一。此多聞法，為是實義耶？為是文字耶？若是實義，義不可說。若不可說法，則非耳識所知。若非耳識所知，復不可說。若以文字，世尊說言依於了義不依文字。是故大德阿難亦非多聞亦非了義。」大德阿難即便默然。

文殊師利法王子謂大德阿難言：「何為不答無垢施女所問也？」

阿難言：「此女所問多聞離於文字，此則不可以音聲而答。問於平等，平等非心，離心相故。此非學地人法，我何能答耶？此是諸如來法王至彼岸處。」

菩薩品第三

爾時無垢施女謂文殊師利法王子言：「世尊記汝於深解菩薩中最為第一。汝為以十二因緣深為深耶？為以真深為深耶？若以十二因緣深為深，無有眾生成十二因緣深者。所以者何？以十二因緣無來無去故，非眼識所知、非耳鼻舌身意識所知，此中十二因緣非是行法。若以真深為深，真深則非深，亦無得真深者。」

文殊師利答無垢施女言：「以始際深故深。」

無垢施女問文殊師利言：「始際則非際，是故汝知亦非知。」

文殊師利答無垢施女言：「以無知得無得，故言始際耳。」

無垢施女問文殊師利言：「無得之中無有言分，過言語道無有所說。」

文殊師利答無垢施女言：「說假文字說耳。」

無垢施女語文殊師利言：「諸佛菩提過字句言說，是故菩提則不可說。」

爾時無垢施女謂無癡見菩薩言：「汝善男子作是言：『我作是念詣舍衛城，願令城中眾生必定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其所見物盡是如來像，又令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見如來時，為色身觀耶？為用法身觀耶？若以色身觀者則不見佛，如世尊說，若見我色身、聞我音聲者，彼人邊見，非為見我。若以法身，法身不可見。所以者何？法身離見聞，不可取故，是以不可見聞。」時無癡見菩薩即便默然。

寶相菩薩謂無癡見菩薩言：「善男子！何故不答無垢施女所問？」

無癡見菩薩言：「無垢施女所問無性法，此無性法不可說，是故不答。」

無垢施女言：「善男子！我不問無性法，無性法不可問。學已而答則無有礙。」

爾時無垢施女謂寶相菩薩言：「善男子！汝言：『我當作是念詣舍衛城，願令城中一切種族居家寶藏勇出具足七寶。』汝施寶之心，為有染著耶？無染著耶？若有染著，則與凡愚同。所以者何？以凡夫有愛著故。若無愛著，無愛著中無有施寶。」時寶相菩薩即便默然。

時無垢施女謂離惡趣菩薩：「善男子！汝言：『我作是念詣舍衛城，願令城中若有眾生應墮惡趣者，盡使現世輕受速脫苦惱。』如來說業不可思議，此不可思議業可速斷耶？若可斷者，則違如來所說。若不知，云何而能輕受速斷？若能斷者，於無主法中汝則是主。若能斷者亦當能不斷。」離惡趣菩薩答無垢施女言：「我以願力故能令輕受速斷。」

無垢施女問離惡趣菩薩言：「善男子！諸法如性，不可以願力而受。」時離惡趣菩薩即便默然。

爾時無垢施女謂除諸蓋菩薩：「善男子！汝言：『我當作是念，願令舍衛城中眾生盡除五蓋。』汝作是念：『入是定已，能令眾生不為五蓋所覆。』於此定中，己自在耶？他自在耶？若己自在，無由及彼。一切諸法

無至彼者，云何汝入禪定去他五蓋？若他自在，則不能利益於他。」

除諸蓋菩薩答無垢施女言：「此行以慈為首。」

無垢施女問除諸蓋菩薩言：「諸佛皆行慈行。善男子！叵有佛因眾生不以五蓋為患者也？」除諸蓋菩薩即便默然。

時無垢施女謂觀世音菩薩：「善男子！汝言：『我當作是念，願令舍衛城中眾生牢獄繫閉速得解脫，臨當死者即得濟命，恐怖之者即得無畏。』夫言畏者，是有取耶？無取耶？若是有取者，凡愚之人亦復有取，是故不然。若是無取則無所施，無施法中何得有除？」觀世音菩薩即便默然。

辯嚴菩薩謂觀世音菩薩：「善男子！何為不答無垢施女之所問耶？」

觀世音菩薩言：「此女不問生滅法，是故不可答。」無垢施女問觀世音菩薩言：「叵有是無生無滅問耶？」觀世音答無垢施女曰：「無生無滅中乃無文字言說。」

無垢施女問觀世音言：「諸智慧者於無文字假說文字，然不著文字。法性無礙，是故慧者不礙文字。」

時無垢施女謂辯嚴菩薩：「善男子！汝言：『我當作是念，願令舍衛城中眾生其見我者皆得辭辯，以諸妙偈互相問答。』善男子！汝此所施辭辯者，以覺起耶？若以覺起者，一切有為皆由覺觀而起，是故非寂靜。若以愛起者，所施則虛。」

辯嚴菩薩答無垢施女言：「此是我初發菩提心時，願其見我者皆得辭辯，以諸妙偈互相問答。」

時無垢施女問辯嚴菩薩言：「善男子！汝今即有發菩提心願耶？若即有者則是常見，若今無者不可以施彼，是故所願則虛。」時辯嚴即便默然。

爾時無垢施女謂無癡行菩薩：「善男子！汝言：『我作是念，願令舍衛城中若有眾生其見我者得無癡見，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菩提為是有耶？為是無耶？若是有者，是有為菩提執於邊見。若是無者，則是虛妄亦墮邊見。」

時無癡見菩薩答無垢施女言：「此菩提者名之為智。」

無垢施女問無癡見菩薩言：「此智名為生耶？為無生耶？若名為生，則非是善順思惟所生，是有為智，凡愚所知。若名無生，無生中無所有。若無所有則無分別，菩薩、聲聞、辟支佛、諸如來菩提無有分別。凡愚之人分別菩提，智慧之人則無分別。」時無癡見菩薩即便默然。

爾時大德須菩提謂諸大德聲聞并諸大菩薩言：「諸大德！我等宜還，不須入舍衛城乞食。所以者何？無垢施女所說即是智者法食。我等今日樂於法食，不須搏食。」

無垢施女問須菩提言：「如說諸法無上無下，於此法中當有何求而行乞耶？大德！不戲論法是比丘所行，不可樂於戲論。此是無依之法，非依止者所行。賢聖所行無有退轉。」

爾時八大聲聞、八大菩薩，梵天等五百婆羅門，無垢施女，波斯匿王及諸大眾，俱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却坐一面。無垢施女別遶七匝，頂禮佛足，合掌而立以偈問佛：

「我問無等尊，應供無量稱，施眾甘露喜，菩薩云何行？云何在道樹，破魔降勞怨？云何動天地，山王及林藪？云何放光明，顯發無量稱？願大悲世尊，說應菩提行。云何得總持，如來妙音聲？云何能修持，清淨妙勝定？云何諸行人，能得神足力？今勸請世尊，說諸人實行。云何得專念，及與堅固心？云何得應辯，微妙成具足？云何得順理，含眾義圓足？美說微妙法，慧者無所礙。云何樂施慧，淨戒及忍辱，善精進禪定，智慧照世間？云何憶宿命，天眼明了見，天耳他心智，神足過諸剎？云何不處胎，化生蓮花中，恒於諸佛前，說空無我法？云何等怨親，斷愛及荒穢，志行無高下，其猶如風地？利衰及毀譽，稱譏與苦樂，云何捨八法，行世猶如日？云何不詭諍，除我捨憍慢，寂靜處禪定，智者樂實義？云何不愛樂，妻子及財寶？云何諸行人，樂於閑靜處？云何如飛鳥，亦如鱗一角？云何樂正法，及樂喜悅心？云何諸智人，觀地水火風，無傾動分別，處禪如虛空，不行非法行，不樂觀他行，寧捨於身命，終不捨離法？云何於菩提，生想如世尊，生世尊想已，能發菩提願？云何得淨土，及與清淨僧，智者得長壽，稱名獲安樂，方便至彼岸，見諦不取證，能度無量眾，勸樂行善根？云何得端正，及得於化生，智慧多財寶，能知眾生心？云何憶宿命，

常與諸佛會，於千萬億劫，恒不生難處？云何得種好，及三十二相？云何善辭辯，及得於應辯？云何修淨土，成就比丘眾，隨所願樂處，能得生於彼？導者作何行，能得色名稱？得力精進等，云何得不壞？云何不猶豫，能行菩薩道，去離諸掉悔，為眾生說法？於佛法眾中，云何得最勝，寧捨己身命，而不誹謗法？世尊無不知，今世及未來，願大智世尊，次說菩薩行。」

菩薩行品第四

爾時世尊讚無垢施女言：「善哉善哉！汝為多安樂利益諸眾生故、憐愍世間諸天人故，問於如來諸菩薩摩訶薩如斯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時無垢施女及諸大眾皆稱：「善哉！願樂欲聞。」

爾時世尊即便為說：「菩薩成就四法能破諸魔。何等為四？於他利養不生憎嫉，去離兩舌，勸多眾生令種善根，於一切眾生生慈愍心。無垢施女！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能破諸魔。」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生憎嫉心，及以兩舌語，能教多眾生，種善法根栽，能修廣慈心，普及於十方，善行此行者，能摧諸魔怨。」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者，能放光明過無量佛土。何謂為四？能施燈明，法欲滅時護持正法，能為放逸及墮難處眾生故往其所而為說法，能以寶飾瓔珞施佛塔廟。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能放光明過十方刹。」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能施燈明，法末中護法，開導難放逸，寶飾施佛廟，是故諸菩薩，能放淨光明，過無量佛土，所照無邊涯，蒙光皆安樂，即發無上心。」

「無垢施女！若菩薩能成就四法者，能振動無量無邊諸佛刹土。何謂為四？如所說行，得深法忍，堅持善法，化無量眾生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能震動無量無邊諸佛刹土。」

爾時世尊欲重明此義而說偈言：

「如所說修行，善解深法忍，欲得白淨法，堅持諸妙行，能教無量眾，發於菩提心，行此四法者，能動無量刹。」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者，得陀羅尼。何謂為四？能施淨妙種種所須，莊嚴諸妓女須者便施與，常以種種法讚歎諸如來，親近多修習般若波羅蜜。是謂菩薩成就四法得諸陀羅尼。」

爾時世尊欲重明此義而說偈言：

「若行種種施，能得陀羅尼，莊嚴好妓女，隨意之所須，悉皆能充足，常讚歎如來，修諸實智慧，世尊之所許。以此四事者，即得陀羅尼，於百千億劫，所聞終不忘，十方佛所說，盡能受憶念。」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者，能得三昧。何謂為四？多厭患生死，常樂閑靜處，常勤精進，善能成就諸所作業。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能得三昧。」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捨離諸有生，獨行如駒驥，善男子勤行，成就所作業。慧者能成就，此四勝妙法，親近於菩提，求諸最勝法。有寂靜意者，能得諸三昧，覺了勝菩提，諸佛之行處。」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能得神足。何謂為四？身輕故，心輕故，於一切法中無依止故，受四界為空界故。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能得神足。」爾時世尊欲重明此義而說偈言：

「身心輕亦爾，智者不著法，受此諸四界，與空界同等。具此四法者，能得乘神足，一念過億剎，供養爾所佛。」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殊妙端正。何謂為四？去諸荒穢不行瞋恚，樂淨佛塔廟妙飾以供養，住威儀持戒常先意問訊，不譏說法者恒生世尊想。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殊妙端正。」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瞋惱他人，去離荒穢行，掃灑世尊廟，恭敬獻飾寶，常持於淨戒，發意先問訊，於法師無礙，敬心如世尊。行此四善事，是謂勇健者，殊妙

最第一，見者莫不歡。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能得化生。何謂為四？彫刻蓮花、坐佛形像，以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末頭花、分陀利花及餘種種雜妙諸花，滿掬以散如來及諸塔廟；志願利益無量眾生，恒行和敬不譏彼短；所種善根為利益安樂多眾生脫生死苦惱；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能得化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刻花坐尊像，種種花供養，利益不惱眾，化生諸佛剎，恒發弘誓願，度十方眾生，以此四妙行，恒生諸佛剎。」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大財富。何謂為四？乞者不逆，於所施物不生愛惜，恒願眾生獲多財寶，捨離諸見順於正信。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大財富。」

爾時世尊欲重明此義而說偈言：

「施心無所逆，於財無惜惜，信解諸佛法，生生獲財富，信解無諂嫉，不訟彼過患，專心一向信，是故得財寶。」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大智慧。何謂為四？於他法中不生憎嫉，說除過法令無疑悔，勤精進者勸不令廢，己身常樂多修空法。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大智慧。」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嫉於正法，教他除疑悔，常將導眾生，修佛諸空行。智者樂此法，得智慧名稱，善解諸佛語，速成兩足尊。」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憶識宿命。何謂為四？學問誦習有所忘失者為作憶念、忘者為說；恒出適意好聲令人樂聞；常行法施不令有廢，為脫生死趣向泥洹故；願如善財入禪方便。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能憶宿命。」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廢忘令憶念，恒出適意音，說法不疲倦，常修諸定相。以此四法者，咸得識宿命，能憶無量劫，速悟佛行處。」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常遇諸佛。何謂為四？寧捨身命不誹謗法，寧捨身命不謗菩薩，寧捨身命不親近惡知識，憶念諸佛無有厭足。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常遇諸佛。」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謗於菩提，亦不毀菩薩，樂離惡知識，念諸佛無厭。大德行此行，得值遇諸佛，未成正覺頃，恒與諸佛會。」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三十二相身。何謂為四？採諸珍寶散佛塔廟；以種種香油塗塔基座；以雜花鬘嚴飾塔廟，以種種伎樂而以供養；常給侍賢聖初不違離。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三十二相。」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採寶散塔廟，又以香油塗，雜花眾伎樂，給侍適賢聖。具相莊嚴身，端妙殊特好，以此得眾相，以嚴人中尊。」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八十隨形好。何謂為四？脫眾妙衣以敷法座，給侍一切終無疲厭，詣說法處無勝論心、恭敬大眾但生世尊想，勸多眾生發菩提心。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八十隨形好。」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敷座眾妙衣，供養無疲厭，不與持法競，勸眾發道心。能行此法者，速得成眾好，菩薩親近行，具好八十種。」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善應辯。何謂為四？受持親近菩薩法藏；晝夜六時誦三陰經；諸佛菩提無生無滅世所難信，然能受持讀誦；廣為他說令得喜悅、不愛身命。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善應辯。」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護持菩薩藏，勇猛誦三陰，無生世相追，方便說令喜，不愛於身命，持十力正法，無疑慮而行，最上勝菩提。修此甚深法，便能得應辯，譬如雜花鬘，天人所樂見。」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清淨土。何謂為四？不嫉妬故，等心故，護菩提行故，不親近四部眾故。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清淨土。」爾時

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嫉於他人，見彼得利喜，等心行大慈，化眾無染著。行此四無量，智者善守護，得淨土無難，速成無上道。」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得清淨眾。何謂為四？不希望他徒眾故，不和合者攝令和解，學問誦習者給其所須，捨離兩舌。是為菩薩成就四法得清淨眾。」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終不望他眾，離者能令合，給學人所乏，不離別眾生。能行此四事，便得清淨眾，為清眾故行，極苦亦不捨。」

「無垢施女！若菩薩成就四法，所願佛土隨願得生。何謂為四？於他名譽利養法中不生憎嫉；專心修習六波羅蜜；於一切菩薩生世尊想；從初發心乃至道場常等心觀，終不為利養名譽誦曲虛讚故。是為菩薩成就四法，隨所願土即得往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不憎他名利，求清淨六度，等尊觀菩薩，終不誦求名。菩薩行此善，能見十方界，隨心之所願，即得生其中。」

爾時無垢施女白佛言：「世尊！如所說菩薩行，我當奉行之。如世尊所說諸菩薩行，於此法中不行一法，則為欺誑十方現在說法諸佛。」爾時大德目連謂無垢施女言：「汝敢於佛前大師子吼，菩薩難行豈不知耶？終不以女身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無垢施女答大德目連言：「我今佛前作誠實願，若於來世必得成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乃至佛、世尊、天人師，以此誠實之願，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六變震動，於諸眾生令無惱亂。如世尊所說諸菩薩行，我盡形行者，以此實願，於虛空中雨眾天花，百千伎樂不鼓而鳴，使我變此女身成十六童子。」無垢施女發此誠實願已，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變震動，於虛空中雨眾天花，百千天樂不鼓自鳴，無垢施女即變女身成十六童子。

時大德目連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面

禮諸佛菩薩，從初發意乃至道場。世尊！此女人乃有如是大威德神足力，能發大願，既發願已隨願皆成。」

佛告目連：「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菩薩從初發意乃至道場，天人所禮如佛塔廟，是諸聲聞辟支佛無上福田。」

於時世尊熙怡微笑，諸佛常法若微笑時，口中即出青黃赤白紫頰黎等種種色光，照於無量無邊諸佛剎土，諸天魔宮日月精光皆不復明，還攝光明從頂上入。爾時大德阿難即從坐起，更正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問曰：

「天龍梵音師子吼，迦陵頻伽雷震聲，除貪瞋癡生喜悅，願十力海說笑緣。六變震動無所嬈，雨天妙花悅眾情，世尊摧伏諸外道，猶如師子伏野干。唯願世尊為我說，所以微笑之因緣。萬億日月珠電光，天龍梵王諸光明，釋迦口出淨光明，遏諸光明佛光勝。眉間毫相如珂月，圓滿柔軟喻天衣，白毫放光照無量，願說何故放斯光？世尊齒淨無垢穢，方平齊密白如雪，佛口應出雜色光，青黃赤白紫頰黎。假使界壞日月落，地滿虛空無居處，水性可使變為火，火性亦可變為水，大海盡可令枯竭，如來實語終不二。生十方趣諸眾生，假令一時成緣覺，一一緣覺集諸問，百千萬種經億劫，盡共集會如來前，各以異音同時間，如來即以一音報，能斷彼眾無量疑。成就智慧至彼岸，一切智慧所莊嚴，具三十二最勝尊，大威德者願解說，世尊何緣而微笑？授何眾生菩提記？諸天世人咸欲聞，願如來演微笑音。」

爾時佛告阿難：「汝見是無垢施菩薩以誠實之願動此三千大千世界不耶？」阿難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見。」

佛言：「此無垢施菩薩發心已來，八萬阿僧祇劫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行。此無垢施菩薩修菩薩行經六十劫，然後文殊師利法王子乃發菩薩心。阿難！如文殊師利等八萬六千諸大菩薩所有功德莊嚴佛土，與爾所菩薩等無有異。」

爾時大德目連謂無垢施菩薩言：「善男子！汝已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何以不轉女人身也？」

無垢施菩薩答目連言：「世尊記大德於神足人中最為第一。何為不轉男子身也？」大德目連即便默然。無垢施菩薩謂大德目連言：「亦不以女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以男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菩提無生，是以不可得。」

授記品第五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此無垢施菩薩乃能善解甚深之法，以誓願力成就諸願。」

佛告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此無垢施菩薩曾於六十億佛所修空三昧，於八十億佛所修無生法忍，於三十億佛所問甚深法。曾以衣服飲食供養八十億諸佛，及問此分別辯印三昧。又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菩提故，如恒河沙等諸佛剎土滿中珍寶持用布施。不如受持此經讀誦通利廣為人說，乃至但書持功德最上最勝，況如說修行。所以者何？以能受持諸菩薩菩提行法故。」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斯經？云何奉持之？」

佛告文殊師利：「當名為『分別說應辯』，亦名『說三昧門』，當如是奉持之。」佛說是經時，八萬億眾生諸天及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必定不退轉。

爾時辯嚴菩薩白佛言：「世尊！此無垢施菩薩何時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辯嚴：「善男子！此無垢施菩薩過於數劫、供養過數佛已，當得成佛，號無垢光相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號曰無量德莊嚴，無聲聞、辟支佛，微妙嚴飾勝諸天處。」

無垢施菩薩親從如來聞受記名，心淨踊躍，踊在虛空高八十億多羅樹，放大光明照百千億諸佛剎土，當世尊頂上化作八萬四千種種天寶莊嚴殊妙寶蓋，即於空中以無量神足力供養禮拜無量十方諸佛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

爾時婆羅門梵天，及五百婆羅門，聞授無垢施菩薩記，及見神足變現，踊躍歡喜，一時同聲以偈讚佛：

「能恭敬佛者，得世第一利，發心求菩提，為佛第一智。我等昔造惡，今生邪見家，得見佛及僧，發口出惡言。我今誠心悔，惡口所犯罪，見諸賢佛子，謂為是不吉。若不見如來，兩足中最尊，唐受此人身，唐食人所食。我及無垢施，出為祀祠故，施女見佛子，敬重而讚歎。我等見讚歎，即呵其可歎，我等即問之，汝曾見佛耶？於時答我言，我生適七日，聞天歎佛名。女讚歎如來，真實無差異。我等聞歎已，即發最勝心，求無上善根。我聞佛名故，於宿業得悟，即來禮救世，為求勝法故。見佛禮敬心，聞最無上法，見人中尊仙，永離諸苦際。佛之所說法，真實能度世，我等於中學，為無上法故。聞菩薩所行，為得佛法故，我等亦應習，為得佛道故。說出要道門，菩薩所應行，我亦趣此門，為世所敬禮。」佛知彼誠心，熙怡而微笑。

阿難即白佛：「願說笑因緣。」

爾時佛以偈告阿難曰：

「此諸婆羅門，及梵志梵天，同共一劫中，次第成正覺。曾於過去世，具供五百佛，從今以妙行，當見億數佛。於八十億劫，終不墮難處，於一劫中，當觀億數佛，然後乃當成，最勝兩足尊，皆當同一號，號曰梵光明。壽命亦同等，壽八十億歲，刹土皆同等，各八十億僧。化度無量眾，利益眾生已，當入於泥洹，證寂靜滅度。」

佛說經已，無垢施菩薩摩訶薩，及諸大眾梵天梵志等，五百菩薩大士，波斯匿王，諸大聲聞弟子，諸天八部，人及非人，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

